



立雪余門

孟小冬正式拜余叔岩為師是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與李少春拜余僅隔一天，許多資料上都這樣說，《中國京劇史》也這樣記載，已經成為大家的共識了。當然不能說它有錯，更沒有必要去推翻它。不過稍微細心點的人就不難看出一些問題，因為資料記載上大都是這樣說的：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孟小冬拜余氏為師。（孫養農：《談余叔岩》）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九日，小達子（李桂春）之子李少春，通過李育庠（北平交響樂團指揮李德倫之父）之介紹，在北平前門外煤市街泰豐樓正式拜余叔岩為師。……事過兩天，經楊梧山等之說項，又收孟小冬為徒。（李炳莘：《余派戲詞錢氏輯粹》）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孟小冬在北平泰豐樓拜余叔岩為師。（《中國京劇史》中卷）

關於李少春拜師的日期、地點、介紹人等，世人沒有任何疑義。不過確切地說，拜師地點應該是在余叔岩府上舉香行的拜師禮，儀式結束後，與眾嘉賓合影留念（見翁思再：《余叔岩研究》書前照片），再往前門外泰豐樓赴宴（午宴）。而對孟小冬拜師的日期、地點、介紹人等，除日期所說相同外，其他方面說的，就比較含糊或過於簡單。孫養農也是余叔岩的好朋友，二十世紀五〇年代他和孟小冬均在香港定居，孟小冬在港收徒還是他舉的香，他對孟小冬生平可以說瞭如指掌。對她拜余叔岩為師這樣的重大事情，在《談余叔岩》專著中，不會這樣輕描淡寫地僅僅說這麼幾個字，他至少應該提到拜師的具體地點，何人舉香，有哪些來賓，可能他也說不清楚。再者，李少春拜師儀式上，有一張四十餘人的合影照像留傳於世，而孟小冬似乎沒有，實在不好解釋究竟是什麼原因。

據說余叔岩的長女慧文曾對人言，她父親何時收孟小冬的，連她也不知道。而事隔半個世紀以後，當余叔岩誕辰一百零五週年之際，武漢《藝壇》雜誌特約記者曾到上海專程採訪了余叔岩次女慧清，記者問道：「孟小冬和李少春是哪一年進余門學戲的？誰在先，誰在後？」余慧清是這樣回答的：「我記得孟、李二人都是一九三八年入門學戲的，孟小冬在先磕的頭，李少春靠後些。大約在夏秋之際，後來正式拜師行禮時不是同一天……」。

余慧清說的「李少春靠後些」，是指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九日，而「孟小冬在先磕的頭」，沒有指出具體日期。在這裡，余慧清證實孟小冬磕頭在李少春之先，但她顯然又把「正式拜師行禮」和「磕頭」看作是兩回事了。也就是說，孟小冬雖然早先磕過頭，但還不能算是正式拜師。其實，孟小冬早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已向余叔岩磕過頭、拜過師，拜師典禮是在北平楊梧山家裡舉行，典禮舉行後，余叔岩即常到楊宅為小冬說戲。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九日《天津商報畫刊》記者當時寫的一篇報導：

譚派傳人鬚生大王某伶（指余叔岩）自去歲斷絃後，曾經友人建議，不再續絃，擬納一小星，年前曾看定一人，嗣因八字不合，作為罷論。坤伶皇帝某，自與博士脫離後，重理舊日生涯，屢懇友人代為介紹，擬拜某伶為師，某伶因斷絃之初，與某有性別嫌疑，始終未允，嗣經其至友楊某，一再說項，始得首肯，月前已在楊宅舉行拜師典禮，自典禮舉行後，某伶時至楊宅，為某說戲。近楊某又作第二步之撮合……

文中所提坤伶皇帝某和博士，所指何人，不言而喻。楊梧山是當時北洋政府的陸軍次長（相當今副部長），官高爵顯，與余叔岩早有深交。事情要回溯到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余叔岩第二次赴上海亦舞台演出時，即住在楊的家裡。當時余因得罪了黃金榮，

不敢去上海，怕有麻煩。原因是叔岩先已答允上海亦舞台老闆沈少安的邀請，包銀為一萬陸千元。接著黃金榮經營的共舞台亦派人專程到京相邀，且聘金遠高出亦舞台。但叔岩信守諾言，怎能見錢眼開，故婉言辭謝。然而叔岩人還未到滬，滬上小報已在攻擊譏諷他了，因此進退兩難。後乃邀請好友薛觀瀾陪同一起到滬，兩人都帶著夫人。薛原是大總統袁世凱的女婿，很有文采，他和楊梧山本是親戚，所以到滬後，就介紹叔岩夫婦一起住進了楊的家裡。

當時袁世凱的二兒子袁寒雲在上海甚有影響，他參加青幫會時是「大」字輩，比黃金榮的「通」字輩還要高一輩，在上海灘上也是神通廣大，一言九鼎。余叔岩當初曾在袁大總統府裡當過少校侍衛官，再由薛觀瀾夫婦出面去求袁寒雲，事情當然就好辦多了。袁二公子一口答應由他出面疏通關節，又親自去亦舞台看戲捧余叔岩的場，所以余這期順利地在滬演出一個多月，賺了一大筆錢，又結交了楊梧山這位軍界的朋友。楊亦嗜皮黃，更喜愛余的藝術，還能拉拉京胡，高興時，在家也湊趣和余合作一兩段，尋尋開心。一個多月的相處後，成了密友。

楊和余還同病相憐，膝下也無兒子，他想讓叔岩有後，便私下替余介紹了一位年輕貌美的女友，背著夫人（陳淑銘）暗中來往。後來這個女友真替叔岩生了個兒子。長到三歲時，被特地送到北京，余叔岩大喜，承認了這個小男孩是他的兒子，將孩子留下，又給了三千塊大洋作為補償，打發了女友。想了多年兒子的叔岩，年近四十兒子突然從天而降，又見這個男孩聰明活潑，怎不心花怒放？以為從此余家有後，可以傳宗接代了。誰知好景不長，一天下午保姆抱著孩子在大門口與府裡的男僕車夫人等在一起打情罵俏，不慎失手竟將孩子頭朝下摔到地上，搶救又不及時，過不多久便夭折了。余叔岩大哭了一場，事後余並未過於責怪保姆，辭退時還給予數月的工薪。他乃自歎命中注定不該有兒，不可強求，所以他後來在錄《打姪上墳》唱片中所唱的「老來

無子甚悲慘」那一段，其實就是自悲自歎，有感而發了。

余叔岩與楊梧山既有這段親密的交往，當楊梧山一九三四年底由上海到北平，北平警察局秘書長竇公穎為楊接風洗塵時，也邀請了余叔岩、孟小冬作陪。此時孟小冬常在平津演出余派戲，紅極一時。前年在天津曾議拜言菊朋為師，後實未能拜成。言菊朋對孟小冬說：「妳來向我學戲，沒有問題，但我沒有資格收妳做徒弟，妳唱得很不錯，要學我這路子，與妳不對工。眼前只有余三爺（叔岩）文武不擋，可以教妳，妳的嗓音條件和戲路都和他更為接近，最好妳去拜他為師。但余為人孤僻，我無法為妳介紹。」小冬只好轉托他人向余懇求拜師。

余叔岩曾聽過孟小冬的唱片，也常從電台中聽到她的演唱，覺得是一塊好材料，現在又不斷有人來代孟說項，曾有意收下這個女弟子，但卻遭到夫人余三奶奶（陳淑銘）的反對。因此余只得向來人推說體弱，無精神教戲，或以從未收過坤角等語推托。但余向孟指出一條明路，建議她去拜鮑吉祥。這樣孟小冬才正式拜了鮑為師。因鮑是余叔岩的老搭檔，凡余的唱念，台上身段表演，鮑無不熟悉，所以孟這條路還是走對了，因為孟向鮑學，也就等於間接地從鮑那裡學到了余的藝術。並且每當孟有演出，總是請鮑為之配演裡子老生，更重要的是有鮑在身邊，隨時可以向他請教。

這次孟小冬在應邀出席招待楊梧山的宴會上，有幸見到了她心儀已久的余大賢，怎能錯過這千載難逢的大好機會，她向余叔岩畢恭畢敬地九十度彎腰鞠了一躬，口稱：「三爺！」余叔岩忙不迭地說：「弟妹不必客氣！」余叔岩以往對梅蘭芳叫慣了「蘭弟」，因此對孟小冬一時來不及改口，故還叫她「弟妹」，孟小冬也不敢動氣，只好由他去叫。在宴席上，竇公穎倒是幫了孟小冬的忙，他對叔岩說：「你看小冬對你敬佩得五體投地，她現在可是南北聞名的紅角，還不收下這個徒弟！」余叔岩只是笑笑，沒有作答。

實見余並未拒絕，便接著說：「上次因為三奶奶不樂意，所以未敢收。如今嫂夫人已經去世，想必不成什麼問題了。」余答：「小冬算是我的弟妹，我怎能收她為徒呢？」孟小冬在一旁假作生氣地說：「不收就說不收，什麼弟妹不弟妹的。」叔岩笑說：「我也沒說不收。不過內人去世，妳來家中學戲諸多不便，人言可畏啊！」楊梧山馬上插話：「既有性別嫌疑，那好辦，你就每天到我家來，給小冬說戲成不成？」余叔岩還是笑著搖了搖頭，低首不語。孟小冬急了：「如不收我為徒，我就要自殺了！」余叔岩聽了大吃一驚，瞠目不知所對。楊梧山對叔岩說：「你可不要遭人命官司。這樣忠心耿耿的徒弟打燈籠也沒處找。你就賣我一個老面子，收下吧！」余叔岩只是苦笑，不好再推託，勉強說：「收了，這就收了。對外不必再驚動其他什麼人。只要我有精神，就來說戲。」

就這樣拜師儀式就在楊梧山家裡舉行，來賓範圍不再擴大，對外也不作宣傳。點了香燭，孟小冬跪倒在叔岩膝下，稱：「老師在上，弟子孟小冬向您行拜師禮了。」大家拍手歡笑，簡單的拜師儀式宣告結束。那時攝影技術尚未普及，儀式又是臨時決定，沒有事先預約照相館上門服務，故而這次拜師未能留下合影紀念。

此後，孟小冬若無演出便常至楊宅，碰到余叔岩精神好的時候也來楊宅坐坐，師徒才有機會在一起排排身段，走走台步。

半年以後，即一九三五年七月六日，余叔岩續絃娶了前清太醫院御醫姚文甫的女兒為繼室，在北平同興堂飯莊舉行婚禮。孟小冬為了討得新新娘的歡喜，送禮甚豐。參加祝賀婚禮的賓客有一百多人，禮堂掛滿了賀余喜聯，其中褚民誼贈聯：「玉宇清涼，鳳簫乍引。瓊樓委婉，鸞鏡初開。」何成浚賀詩：「佳期逢天貺，人間笑語和，邶風方萬舞，華祝慶三多。流水高山曲，陽春白雪歌，燕台蜜月滿，翹首看銀河。」

余叔岩摯友、拜把兄弟孫養農亦由滬專程赴平參加余氏婚禮。孫在平逗留期間，有一天到余家閒談，適巧名小生馮蕙林也登門代上海某票友請求拜師，余一口回絕。等馮走後，余對孫說：「有些人教也是白教，徒費心力。」孫養農用試探的口氣問余：「當今之世，學老生的誰比較好呢？」余不假思考地回答：「目前內外行中，一切條件接近我戲路的，而且可以學得成功的，只有孟小冬一人！」孫養農這時還蒙在鼓裡，他哪裡知道，孟小冬早已經是余的磕頭弟子了。

此後兩三年，孟小冬雖常到余府走動，但並未系統地學戲，師徒關係仍處在半明半暗的狀態。直到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九日，余叔岩在北平泰豐樓正式收了李少春為徒，隔了一天，也就是十月二十一日，孟小冬仍請楊梧山、寶公穎再次出面，想借此東風，趁熱打鐵，也在泰豐樓補了兩桌酒席，從此師徒關係才正式對外宣佈。這次又是倉促上馬，實際是趁機擺擺樣子，飯莊裡人眾雜亂，舉香、磕頭一律全免，而合影照又一次被忽略。

李少春後來也知道，孟小冬磕頭拜師早在他先，故稱孟為「師姐」，這倒不單單是孟小冬的歲數比李大的緣故。孟冬曾讓他叫「師哥」、「孟哥」，或「冬哥」也成，但李少春總是改不了口，見面還是「師姐」叫個不停，有時至多叫一聲「師兄」而已。

一九一九年出生的李少春，拜師余門時年僅十九歲，但他已經是一位了不起的能文能武、唱做俱佳的傑出演員了。他拜師的介紹人李育庠是和余叔岩總角之交的要好朋友，在戲曲界也頗有威望。但因余曾經誓言不再收徒，又確因身體有病，所以開始一再婉辭。急得李育庠發狠說：「您如不收李少春為徒，我就到你家門口去上吊。」這句雖然多少帶有些玩笑的氣話，弄得余叔岩啼笑皆非，也不好意思再固執堅持，生怕真的得罪了這位兒時的老友，於是只好鬆口說：「百聞不如一見，趕明兒讓我去瞧瞧他的玩意，再作決定。」

此時，李少春正由新新戲院經理萬子和把他從天津請到北平，首場以《兩將軍》、《擊鼓罵曹》文武雙齣打炮，轟動了北平的觀眾，也征服了不少來看戲的內行，一炮而紅。李少春演雙出，藝兼文武，又是先演武戲《兩將軍》後唱文戲，而且中間不墊戲，只場內休息十分鐘，接著就演《罵曹》，嗓音絲毫不受前邊武打的影響，更屬難能可貴。原來早在上海練功時，其父小達子就一反常規命他先打把子，再吊嗓子，久而久之，習以為常，這才奠定了他後來一般人所不能的本領。

第二天是《武松打店》、《失空斬》與觀眾見面，接著還穿插演了《水簾洞》等一些猴戲。觀眾一致公認少春的猴戲，靈巧敏捷，跟頭功夫更是了得，活脫是「小楊猴子」（觀眾曾對楊小樓猴戲的讚譽）再世。雖說李少春猴戲也是按楊派路數演的，但他又吸收了南派的一些路子，加進不少新奇的技巧。如《鬧龍宮》裡的一個竄椅子，在椅背上坐住，十分靈巧，楊小樓沒有這個，那時北方還沒見過。《鬧地府》裡還有其他絕招，如猴子棍兒一戳地，一個早地拔蔥能上三張桌子，把體育運動裡撐桿跳的技巧化用到戲曲舞台上，看得觀眾目瞪口呆，劇目也因此大受歡迎。此後新新戲院每日客滿，盛況空前。

十月九日晚上，余叔岩在李育庠、周潤甫等陪同下，看了李少春的《打漁殺家》和《惡虎村》雙齣戲，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台下一片喝彩聲。散場出來，李育庠問余叔岩：「怎麼樣？」余叔岩點頭認可，並說：「行！我收了。」他還特別誇獎了少春的武功有根底。因為他自己年輕時受譚鑫培影響，也曾一度想改唱武生，同時又曾和楊小樓長期合作過，覺得在少春身上頗有幾分小樓的風範。余叔岩不禁歎說：「小達子有後了！」但他心裡在納悶：「小達子在上海唱了二十年的連台本戲，也紅了二十年。可他培養的這個兒子，唱念做打，文武兼備，身上倒看不出太多海派的味道。」後來他一打聽，才知道李桂春曾不惜重金，把陳秀華從北平請到上海專門教少春的余派老生戲。

李桂春息影舞台之後，從上海回到天津定居，專心課子。又重金聘請陳秀華和楊派教師丁永利每週兩日由北平到天津旅行教戲，決心讓兒子文學余叔岩，武學楊小樓。可惜此時楊小樓已經故世，所以李桂春把兒子帶到北平演出，一方面正式拜丁永利為師，學楊派武生。但最終目的還是要拜余叔岩為師，親得余氏真傳。所幸，經過幾位老友の説項，余氏終於答允收少春為徒。因此在少春拜師儀式上，郝壽臣、李洪春等前輩紛紛向余叔岩祝賀：「喜得愛徒。」也向李桂春祝賀：「你這孩子有出息，李家門兒有後了！」余叔岩也非常高興，他認為少春的武功根底和嗓音條件，是最有希望成為繼承自己的唯一傳人。

當年李少春在北平拜師，影響很大，整個平劇界為之轟動，拜師儀式亦辦得有排場，有氣魄。李桂春望子成龍，不惜為兒子付出高昂的學費，他知道余叔岩嗜吸鴉片，乃投其所好，拜師之日，送上等大煙土五十兩，外送余師四季衣料、一件珍貴的水獺皮大衣、一頂水獺皮帽；另有師母、師姐妹們、傭人們，均各贈禮品；再加上酒肆筵席，所費不下大洋幾千元。這昂貴的拜師開銷，使那些想求師學藝而又囊中羞澀的人望洋興歎。

而反觀孟小冬進師門贈送的孝敬禮物，也不算差，她那時雖基本上不演出，但經濟上有杜月笙做強大的後盾，財源滾滾而來。剛開始，她每次到老師家，總要想著為師娘、兩個師妹帶上衣料、鞋帽、頭飾之類的物品就是對余府的門房下人、老媽子等也常有饋贈。後來叔岩兩個女兒出嫁，孟小冬還分別送了全套西式傢俱和全部妝奩。而對老師本人更是一片孝心，三天兩頭不忘饋送禮物，以至弄得乃師有點不好意思，故將自己演《武家坡》中薛平貴的行頭送給愛徒繼承使用，以作紀念。可以想見，那時他們師徒之間充滿著何等深厚而誠摯的情誼。

言歸正傳。李少春、孟小冬二人投拜名師，立雪余門，終於如願以償，表演藝術上也是如魚得水，梨園行乃譽李、孟二人為「余門雙傑」。而作為他們的輔導老師余大賢，已息影十年，不輕易收徒，居然能在三天之內，招收梨園一時瑜亮的高材生為徒，又何嘗不是一件無尚光榮、天大的喜事？余叔岩因而不顧病魔纏身，依據兩位愛徒的本身條件因材施教，擬好課程表，計劃用三、五年時間，文戲八齣，武戲八齣，分別授予孟李，但每人最多教戲不超過十齣。

開教時，叔岩先對二人說：「你們既願意跟我學，須把你們本來會的丟掉，從頭學起。」各人先教一齣。李少春武功基礎好，又年富力強，第一出授以文武並重的靠把老生戲《戰太平》，余親自教其唱念和做工身段，由於健康關係，武把則請丁永利教授。余課徒時，還與李、孟約法三章，即在教戲時，大家相互可以做旁聽生，但到台上不准互演對方的戲。所以在教少春《戰太平》時，孟小冬亦全過程參加習唱排練，待少春學會登台時，孟小冬也掌握了十之八九；同樣，余師第一齣教孟小冬的是唱工戲《洪羊洞》，少春也在旁聽到學到。少春未拜余前即向陳秀華學過余派老生戲，已有一定的基礎，加之悟性高，一學就會，一點就透，甚至某些地方接受程度還比孟小冬快一些。

有一次，孟小冬在學習「病房」一場的腳步，少春見孟小冬隨著師父的示範，反覆摹擬，然而師父總不滿意。這學戲真也有點像下棋一般，往往「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孟小冬反而不及旁觀的少春領悟得快。不過師父對少春說：「你外表上看起來好像沒錯，可是裡邊還不是那麼回事。」這時叔岩拿過一把折扇，要他們二人注意看好。余先生先把折扇合攏，倒垂下去，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重重地捏著扇端的扇軸兒，使扇身搖動起來；繼而又輕輕地捏著扇軸兒，扇身的搖動減輕了。

余先生說：「你們看，捏著扇軸兒，搖動扇身，捏重了也搖，捏輕了也動，可是扇子絕不會落地。這就是一種『惰勁』。所謂『惰』，就是表示力不從心的一股懶勁。這場戲裡的六郎，既病且老，走起路來，力不從心，就像這把扇子那樣搖搖晃晃的。你懂得這個道理，引而申之，表演衰弱老步，先把上身放鬆，再把重力放在腳跟上，放鬆的上身，就如同扇身，用力地搖。這樣做去，走起老步，就會隨心所欲了。」（翁偶虹：《翁偶虹戲曲論文集》）二人聽了恍然大悟，按照老師的啟發再反覆練習，果然得到了訣竅。

其實李少春第一天在老師家學《戰太平》時，也是「當局者迷」。這是初秋一個夜晚，涼風習習。余叔岩捧著蓋碗茶，拱手送走了滿屋的客人，大概已到了下半夜一兩點鐘了，這時方開始教徒。夜月光皎潔，課堂設在四合院的庭院裡，余先生坐在院中的椅子上，先把這齣戲的劇情簡略敘述一下，又把劇本如何改動的地方交代完畢。老師自己手執馬鞭先示範頭場花雲回府時的出場身段動作，然後命少春照著樣子學走，並讓孟小冬和袁世海在旁觀摩（袁世海因在該劇中配演花臉陳友諒，也一起參加排練）。少春接過老師手中的馬鞭，唸一聲「回府！」由余先生口念〔水底魚〕鑼鼓點兒，少春出場到「九龍口」亮相，再「打馬」到台口，又加鞭「勒馬」站住。就這幾步，走了數遍，總是不符合要求，而此時李少春已出了一身的汗。袁、孟在旁似乎能說出一些道理來，叔岩就讓出身富連成科班的袁世海按著花臉的架式也走走試試，袁只好硬著頭皮也走一遍。真是看人挑擔不吃力，剛才看的時候，還頭頭是道，說出「毛病」在哪裡，等自己走了以後，比少春也好不了多少。

余叔岩對他們說：「你們兩人走的，只能算是看得過。鑼經踩得都不夠準。〔水底魚〕的鼓點有快有慢，腳步就也得有快有慢。你們的步子快慢一致，似乎是踩上了，又似乎沒踩上。記住：鑼鼓為腳步而打，腳步要適應鑼鼓而走。」接著余叔岩問李少春：

「你先說說，舞台上用馬鞭『加馬』是什麼意思？」李少春回答：「讓馬快走！」余叔岩又問：「走到台口的『勒馬』呢？」「來到家門，讓馬停住。」少春對答如流。心想老師怎麼提出這樣簡單的問題呢？余叔岩微微一笑，又問：「既是來到家門，讓馬停住，為什麼在『勒馬』時先用馬鞭『加馬』呢？這一『加馬』，馬會快跑，還能及時勒住嗎？二位夫人都在門外相迎，馬在門前飛奔，花雲豈不是要越門而過嗎？」

叔岩這幾句話，把幾個學徒問得啞口無言，都不好意思地笑了。接著他對大家說：「你們看著！」叔岩脫下了長夾袍，從少春手中拿過馬鞭，一邊出場亮相，一邊又口念鑼鼓經，只見他「加馬」前行，先急後緩，步伐中間墊了個小「蹉步」，又帥又俏，行至台口，側身一緩馬鞭，然後勒馬停住。余叔岩這時說：「看見沒有？亮相後的『加馬』，是心急嫌馬慢。快馬加鞭嘛，馬快了，我們的步子就要加快。而中間用小『蹉步』，表示他行路之急，又能與鑼鼓節奏相吻合。來到家門，自然要讓馬停住，絕不能再『加馬』，而是緩一下馬鞭，做個『勒馬』的輔助姿式。記住：身段不能胡用！」

叔岩深入淺出地解釋剖析，親身悉心教授，不厭其煩地反覆示範，使孟小冬在一旁看得傻了眼。她見豆大的汗珠從少春額頭淌了下來，自己雖然沒有參加過多的走動練習，僅僅在邊上用手比劃比劃，可是也覺得身上汗津津的，這時她不禁想起了譚富英剛拜入余門時，主動要求學的也是這齣《戰太平》。聽說就這開場回府的身段，連學十數遍，均不奏效，反覆學了多日，也不能完全領會，僅僅開了個頭，後來就不了了之，知難而退了。自己當引前車之鑒，絕不能步富英後塵，半途而廢。她暗下決心，師父再嚴，要求再高，也不能中途停學。何況這余家的大門可不是好進的，既入寶山，豈能空手而回。

而李少春則從老師的授課中領悟到這樣一個奧妙，即自己的身段動作，僅是表面文章，外表上看起來好像沒有大錯，可是裡邊全

不是那麼回事。而老師則是全在裡邊，無論是撩袍端帶、上馬、下馬、甩鬚口，勁頭兒全在裡邊，絕不是外表上的浮泛功夫。自此，李少春每天晚上來余府受教，東方泛白才離開「范秀軒」（余叔岩書齋名）。如此這般悉心體會，舉一反三，觸類旁通，經過一個多月的不斷刻苦學習，反覆磨練，余叔岩親授的《戰太平》於十二月三日夜在新新戲院隆重公演。海報上還寫著「拜余叔岩為師後初次公演」。預告消息傳出後，北平飯店、六國飯店幾乎住滿了從上海、天津等地趕來的戲迷觀眾。演出那天，車水馬龍，萬人空巷。戲院門口汽車排成長龍，途為之塞。京城梨園界許多內行，也紛至沓來，僅為一飽耳福。

《戰太平》首場演出獲得巨大成功，劇場內鼓掌聲此起彼伏，讚歎聲、議論聲不絕於耳，李少春這位新人更加讓人刮目相看。觀眾們滿懷希望而來，心滿意足而去。更讓觀眾滿意的是息影十年的余叔岩親臨戲院為愛徒把場，當他多次手裡捧著通明瑩亮的水煙袋，精神抖擻地出現在下場門台簾外時（那時戲台上允許檢場人員為演員遞茶送水），觀眾便瘋狂般地向他報以熱烈的鼓掌聲、喝彩聲，彷彿是在祝賀他余派有了繼承人。叔岩則微笑着頻頻向觀眾點頭致謝。

自此，叔岩對李少春的個人潛質極為看好，認為他文武條件最優越，是繼承余派衣鉢的最佳人選，同時也慶幸自己有了合適的傳人，於是又把余家祖輩的看家戲《定軍山》毫無保留地傳授給了李少春。這齣戲余先生教得很仔細，一招一式，手把手地反覆指點。余告訴李少春，老將黃忠雖然武藝高強，但在這齣戲裡屬老生，他的勁頭、火爆程度是根據人物年齡、身分設計的。老生不能像武生那樣勇猛，大刀也好，槍也罷，開打結束，耍刀下場亮住時，背沖觀眾靠旗要稍稍擺一擺，從這小小的動作中，可以表現出得勝者內心的喜悅。叔岩教得十分細膩，少春也用心領會，刻苦練習。

有了《戰太平》、《定軍山》的基礎，叔岩又選了一齣身段更為複雜繁難的《寧武關》授李。少春看了老師示範一段表演後，竟搖起頭來，露出畏難情緒。叔岩勉勵少春，說：「《寧武關》這齣戲，文武昆亂，唱念做打，兼收並蓄，學好了這齣戲，再學其他戲就可駕輕就熟了。」經余師的鼓勵誘導，少春知難而上，終於堅持下來，學會了這齣戲的關鍵場次。後來李少春向「話劇皇帝」石揮敘說了當時學習的經過：

余先生有一次給我說《寧武關》，弄了我一身汗，由這齣戲我才知道唱戲是這麼難，才知道余先生的偉大不凡。就這一場就學了不知多少遍，怎麼學怎麼不對。余先生的戲是沒有形的，手抬多高？眼睛張多大？沒有，得找裡邊的東西……火燒那場，周遇吉在半路上看見家裡著了火，趕緊撥轉馬頭趕回來……人有救母心，馬可見火往後退，人身子往前，馬身子往後，周遇吉又急又恨，用力打馬無效。就是這一段戲把我給看呆了，我想這一輩子也學不了這樣精彩細緻，簡直妙到極點了。

（石揮：《石揮談藝錄》〈李少春談戲〉）

以李少春之紮實武功基礎，學《寧武關》尚且如此費力，大汗淋漓，可想而知這齣戲之繁難。此後，李少春在演出間隙，陸續又來到「范秀軒」向叔岩學了半齣《洗浮山》以及《打侄上墳》、《四郎探母》「回令」片斷，還隨孟小冬旁聽了《洪羊洞》、《打漁殺家》、《秦瓊賣馬》等幾齣文戲。

然而，李少春因受父親李桂春的管束，為家庭生計不得不到各地演出，掛著余派傳人招牌，大出風頭，因此未能按原計劃到余府系統受教。雖然少春追隨余氏的時間不算太長，但所學的幾齣戲，卻是地地道道得到了余氏的真傳，這使他後來受用一輩子了。他曾對石揮說過：「我那時得到的好處實在太多了。」



新中國成立後，李少春大顯身手，成為一位唱念做打無一不能、文武崑亂無一不精的表演藝術家。他沒有辜負恩師余叔岩的一片苦心，而且廣收博采，活學化用了余派藝術，成為京劇史上承前啟後、推陳出新的光輝典範。

李少春是卓越的藝術天才，集文武於一身，除了繼承乃師的文武老生戲《戰太平》、《定軍山》、《洗浮山》外，文戲能唱《失空斬》、《擊鼓罵曹》、《打棍出箱》、《法場換子》；武戲能演《挑滑車》、《惡虎村》、《三岔口》、《打金磚》、《雁蕩山》；又創作編演了歷史題材的《滿江紅》、《將相和》、《野豬林》、《響馬傳》，乃至現代題材的《白毛女》、《紅燈記》，還有觀眾交口稱讚的「美猴王」等等。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他是梨園行中迄今為止尚無人能趕得上的一位全才、天才藝術家。

我們不必再去過於責備他的戲路「駁雜」，特別是有人對他後來拜周信芳、蓋叫天，乃至張伯駒為師，多有微詞，就連少春的父親李桂春對兒子也不理解，罵他：「你多少人不好拜，幹嘛去拜一個叫街的？」李老先生的話，當然是出於門戶之見，不足為奇。試問如果不「駁雜」，完全死抱著他最初所學的那些戲碼，後來京劇舞台上就不可能出現《響馬傳》（由《洗浮山》化出），更不可能有今天在群眾中廣為傳唱、百聽不厭的《野豬林》乃至《白毛女》的誕生。

李少春從多方面吸取各種營養，活學化用，推陳出新。其實早在他還未拜入余門之前，他就曾說過：「京劇藝術，不能死抱著一棵樹，啃完樹葉，再啃樹皮；應當是放步園林，擇木而取。」（石揮：《石揮談藝錄》〈與李少春談戲〉）面對這樣的一個曠世奇才，也難怪周恩來生前曾向有關部門問過這樣的問題：「你們究竟能用多長時間培養出像李少春這樣一個人才？」

